

QING YI MIAN MIAN

情意绵绵

(德) H·G·康萨利克 著

潘兰
彭士维
张春生
连玉泉译



群众出版社

情 意 绵 绵

〔德〕康萨利克 著
潘 兰 彭士维 译
张春生 连玉泉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九一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093号

Die Liebenden von Sotschi

本书根据Goldmann Verlag 1982年版本译出

DQ61/19

情意绵绵

〔德〕康萨利克 著

潘兰 彭士维 张春生 连玉泉 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,125印张 173千字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0501-8/I·147 定价：4.00元

印数：0001—8000册

〔内容简介〕

在苏联黑海之滨的著名疗养地索契，来此旅游的德国女医生伊蕾娜·瓦尔特爱上了苏联水利工程师布勃洛夫。不久，布勃洛夫劫持了一架苏联民航客机来到德国。他声称，他劫持飞机，完全是出于爱情，为了能来到伊蕾娜身边。实际上，这是克格勃导演的一场骗局，目的是搜集德国在生化武器研究方面的情报。但两人在共同生活中产生了真正的爱情，布勃洛夫投靠美国中央情报局，两人双双逃至美国。克格勃派暗杀小组寻踪觅迹，跟踪而至。布勃洛夫难逃厄运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却成了终身残废。

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骑毛驴。她也说不清楚，自己是怎样让人扶上这又硬又破的皮鞍子的。刚才，她正在出神地看着旅游团其他成员大声吆喝毛驴，突然，一头毛驴站在她的面前，一个笑容可掬的男人用生硬的德语说道：“小姐，您也骑一匹毛驴吗？”她没有回答，因为她觉得，骑在上面太高了。但现在她却骑在了微微晃动的毛驴背上。

她看看四周，正思忖着，是不是应该从毛驴上下来时，驴队已经开始向前走动了。

导游身穿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农民服装走在前面。当毛驴突然开始走动时，骑在上面的几个女人大声尖叫起来。那个在汽车里就瞎说乱侃的胖男人大声叫道：“孩子们，别忘了用腿夹紧！”然后也骑着毛驴加入了行进的行列。

他们顺着两侧长满灌木的狭窄的小路，穿过碧绿的茶园，不一会儿就到了一片美丽的乔木林。树林旁边有一片泛光耀眼的湖泊。走在她前面的那个胖子兴致勃勃，大声叫道：“一块唱，为什么莱茵河畔这么迷人……预备唱……”但没人附和。这时，毛驴加快了脚步，开始小跑起来，女人们牢牢地抓住缰绳，快活地叫了起来。

当走到一个拐弯处时，一个瘦高个男人突然从毛驴上掉了下来，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躺在一片灌木丛边，好象被

摔昏了过去。胖子大声吼道：“全都站住！”几个女人也大喊：“停住！”但领头的毛驴仍继续小跑着，其他毛驴也紧跟其后。

她的毛驴却突然停了下来。她后面的三个游客挥舞着手臂大喊：“停住！停住！”但全都是徒劳的。毛驴从她身边跑过。

“我留下来照顾他！”她向他们大声喊着。

“我们在前面等你！”

她小心翼翼地从小毛驴上下来。那个男人仰卧在灌木丛旁，伸了伸腿，并用双手试探着摸了摸。她走到他的身边，弯下身子，察看他的伤情。

“对不起！”他忍着伤痛，向她微笑着用俄语说，然后用手整理了一下他的黄头发，支撑着坐了起来。

“我不懂俄语，”她跪在他的身边，从上到下打量着他。“请您说英语，或者法语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他用德语说道，“请原谅，我打扰了您……”他的德语说得很正确，就是重音太硬。

她惊讶地发现，他有一双灰色的眼睛，黄头发。我还从不知道，有灰眼睛的人呢！她好奇地盯着他，心想，这是一种不可捉摸，神秘而又古怪的颜色。

“您刚才可摔得不轻，”她说，“至少打了三个滚儿。”

“我是翻了三个滚儿，”他把手放到伸开的腿上，用一种孩子般的声音笑道。“我在伞兵训练时经常练习打滚儿。真可笑，我学会了从几千米的高空跃入云海，而现在却象个面口袋似地从驴背上摔下来了！”

他坐在地上，欠了欠身子。

“认识一下。我叫波利斯·亚历山德洛维奇·布勃洛夫。”

她点了点头，回答说：“我叫伊蕾娜·瓦尔特。”

“伊蕾娜，多美的名字！我祖母也叫伊蕾娜。她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女人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。”

这句多余的话使他们两人都显得十分不自在。

“您受伤了吗？”她大声问道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胳膊和腿还都在，就是左踝骨有些痛。”

“让我给您看看。”她弯下身子，“我是医生。”

“我真走运啊！”布勃洛夫挽起裤腿。“一位德国女医生。能允许我问一下，您从什么地方来吗？”

“从慕尼黑。准确地说，是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小地方，一个湖畔。”

“一定很浪漫。”

“非常浪漫。”她小心地移动了一下他的脚。布勃洛夫轻轻地“噢”了一声，膝盖抽搐了一下。

伊蕾娜·瓦尔特立即放下他的脚。

“只是扭了一下，不太严重，但是很疼。俗话说，伤筋动骨一百天。要用酒精擦净后，再用绷带扎好。”

“还得卧床休息？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，大夫！我来到这个天国可不是来卧床休息的。我觉得现在没什么事了。”布勃洛夫想站起来，可还得让伊蕾娜搀着他的胳膊。

“谢谢！您瞧，我能站起来了。”

“您的踝骨会惩罚您的！”

“我还要惩罚它呢！他怎么能让我这么恼火，因为我认识了您吗？”他试着挪了一步，脸上露出疼痛的怪象，又重重地依在伊蕾娜的肩膀上，“这可恶的踝骨！”

“卧床休息一个星期。”

“我要开始战斗。您能帮助我吗，大夫？”布勃洛夫将左腿稍微抬了抬，单脚着地。他理了理额前的金发，目光从伊蕾娜的身上转向阳光笼罩着的森林。“假如您的丈夫摔伤了，扎着绷带……”停了一下，他问道，“他也是医生吗？”

“我还没有结婚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您总不会是生活在瞎子之中吧？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”她淡淡地笑了笑，但拒绝是显而易见的。“我不喜欢这么俗气。您还能骑上毛驴吗，布勃洛夫先生？”

“您叫我波利斯就行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在这儿，我们习惯于称呼名字和父姓。波利斯·亚历山德洛维奇，就是这样。但这太长了，所以您最好叫我波利斯。”他看了她一眼，问道，“我能称呼您伊蕾娜吗？”

伊蕾娜正要说话，茶场的两名工人骑马走了过来。布勃洛夫和他们用俄语说了几句话，摆动左腿，用手指了指伊蕾娜·瓦尔特。那两个工人大笑着，向她招招手，然后策马离去。

“怎么，他们不帮助咱们？”伊蕾娜奇怪地问道。

“干吗还要他们帮助？”

“您的踝骨受伤了！”

“我对他们说：‘弟兄们，这是一位医生！难道你们比她还强？’”

“您怎么能这样？”伊蕾娜·瓦尔特生气地把他的手从自己肩上拿开，朝她自己的毛驴走去。

“您要干什么，伊蕾娜？”布勃洛夫着急地问道。

“我要骑上毛驴，去追赶别的人。”伊蕾娜气哼哼地回答。

“您不能这么做，伊蕾娜！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“您是医生。现在这儿有个伤员需要帮助。”

“您不需要帮助！”

“怎么不需要？我现在动都动不了！”

“可您几分钟前还嘴硬呢。”

她走回来，挽好缰绳，把毛驴带到他的面前。

“骑上吧！”她命令道，“您总不是还想让我背着去茶馆吧？”

“您住在索契的什么地方？”波利斯问。他费力地骑上毛驴。

“在申楚什卡饭店。”

“太高级了！太高级了！”

“这是国际旅行社安排的，”她冷冷地说，翻身上了毛驴。“的确是个现代化的好饭店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958间客房，有海滨浴场、餐厅、酒吧、桑拿浴、舞厅……”

“那您呢？”

“我在萨里亚的疗养院订了一个房间，我要住42天。”

“您病了？”她打量着他。他是她所碰到的最健康的人了。

“没那么严重。我是到这里来休养的。”

“噢，天哪！您真可怜。您刚才是不是因为虚弱才从毛驴背上摔下来的。”

“伊蕾娜，您真会讽刺人。”布勃洛夫踢了毛驴一脚。毛驴慢慢地朝伊蕾娜走去。

“我是工程师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水利工程师，一个耗费精力的职业。总是和水打交道。一名水利工程师被送到索契，来洗矿泉浴和享受水下按摩。真好笑。不过，这对我的健康倒是大有好处。”

他轻轻地拍了一下伊蕾娜骑的毛驴的脑门儿，毛驴慢慢地向植物园里的茶馆走去。他的毛驴也齐头并进。

“伊蕾娜，您是怎么来的索契？”

“和一个德国旅游团一起来的。”

“干吗来索契？您应该去西班牙的马略卡、伊维萨、托列莫利诺斯或者特内里费岛。干吗来苏联黑海畔的索契呢？食品奇缺，服务极差，破自来水管，到处都是临时凑合……”

“我在这儿来自有原因，”她口气生硬地说，“我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，放松一下。”她笑了笑说，“这两个星期玩得十分痛快。”

“您还要呆多久？”

“七天。”

“我的天呐！就七天？！”布勃洛夫双手一拍，他的毛驴被吓了一跳，颠跑起来。伊蕾娜的毛驴也追了上去。

“我们还应该在这七天中干点儿什么。”

“和您的踝骨在床上躺着吧。”

“我有一个更好的建议：我们今天晚上去玛格诺丽娅餐厅共进晚餐。”

“没门，波利斯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谢什么？”

“伊蕾娜，您终于叫我波利斯了。”

“我将努力避免再犯这种错误。”

“您干吗对我这么严厉？”

“我来索契是为了图清静。”

“可我是病人，您必须照顾我才对。”

“索契有上百个医生。”

“但我一个都不相信。您知道，病人的心理对治疗疾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我的踝骨只有您能治好。”

“看着办吧，”她说，稳了稳身子。毛驴似乎嗅到了马厩的味道，开始小跑起来。“我不相信，您能自己去玛格诺丽娅餐厅。”

“那您也去吗？”

“去。”

“我太幸运了！”布勃洛夫挥动双臂，大声叫道。

在回索契的路上，他俩在汽车里坐在一起。那个来自奥伯豪森的胖子给大家讲着笑话，逗得那些德国人笑得前仰后合。

“我从小会讲两种语言，”波利斯·亚历山德罗维奇

说，“俄语和德语。我姥姥是施瓦本人。我热爱德国，尽管我从未去过。我申请了九次，但都被拒绝了，理由是我对苏联水利计划知道得太多了。真可笑！我们建的拦河坝等水利工程全世界都知道。我多想看看贵国的风光呀！伊蕾娜，它肯定很美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但是没有索契。”

“但有个巴伐利亚湖，您就住在那儿。眼下德国对我来说是最想去的国家。”布勃洛夫说。

他在索契国际旅行社饭店下了车，准备换乘去萨里亚疗养院的汽车。他小心地用左脚着地，可以看出他在忍受着剧痛，而脸上却还有笑容，显得很勇敢。

“您今天去玛格诺丽娅吗？”他抓住伊蕾娜的手问。

“我恪守诺言，波利斯。但我担心，疗养院的大夫很可能不会让您出去。”

“那我就从窗口顺着绳子溜下去。”

汽车继续朝前开，他站在车下，向伊蕾娜挥手告别。风吹着他的金发，吹鼓了他的裤筒。可爱的家伙，伊蕾娜想，他和我们在西方想象的俄国人完全不同。生活中的现实经常和我们的想象相矛盾。

她靠在座位上，闭上了双眼。车里的那个胖子仍在继续讲他的笑话。

突然，她吓了一跳。她觉得自己不再孤独了。波利斯·亚历山德洛维奇·布勃洛夫出现在她的身边。他灰色的眼睛，飘动的金发，还有那孩子气的举止。她虽想独自一个人，但他还是闯了进来。

为了把他从脑海中赶走，她睁开眼睛，观赏着窗外有防

洪堤的海岸，看着那耀眼的沙滩、舒适的躺椅和五颜六色的太阳伞，以及棕榈树林和在湛蓝的海面上掠过的白色船只，陶醉在美丽的风景之中。

那个来自奥伯豪森的胖子在一个饭店前下了车，汽车开回了申楚什卡饭店。在巨大的大理石装饰的前厅，门卫递给伊蕾娜一封信。她打开信，只看了看落款，就将它扔进了垃圾桶。门卫有礼貌地笑了笑，递过来钥匙，用生硬的德语说：“您喜欢茶场吗？”

“非常美，谢谢。”她拿过钥匙，坐电梯来到十一层，走进她的房间。她躺在阳台上的躺椅上，凝视着灰蓝色的天空。我不去玛格诺丽娅餐厅，她自言自语道。不，我不去那里！我不想再去了。我受够了。我怎么老是想布勃洛夫？我来这里，是为了忘记过去的痛苦，决不是为了用波利斯去取代汉斯。

汉斯·海洛特，就是给她寄信的那个人。他怎么知道她在索契？面对面地再谈一次恐怕是太远了，打电话也不行。她凝视着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的大海，享受着这里的宁静气氛。远处水天相接之处，闪着一缕金光。

他的笑是那么惬意，她想，他和汉斯绝不是一种人。他坦诚豁达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就可以理解什么叫诚实。

波利斯·亚历山德洛维奇·布勃洛夫……现在，就是眼前这海天相接的美丽景致也无法把他从她的头脑中驱走。

她一下子站起来，走进房间，坐在镜子前，久久地端详着自己。最后，她摇了摇头。

“你这个傻丫头，”她大声说，“七天时间一眨眼就会过去。抬起头来。波利斯也不过就是一个男人！”

晚上，她坐在玛格诺丽娅饭店的豪华餐厅里，身穿一件领口很低的晚礼服，戴着一串镶有希腊宝石的项链。她在等波利斯。她心跳得很厉害，就象是一个初涉情场的小姑娘。

波利斯来了。他的样子使伊蕾娜大吃一惊。

他象一个受伤的滑雪运动员，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，一瘸一拐地走进餐厅。他拄着一根黑拐杖，对上前搀扶他的饭店服务员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同志，没关系。这不是打仗打的，只不过是毛驴上摔下来了。”

他蹒跚地走到伊蕾娜的桌前，吻了吻她的手，然后坐在她的旁边。他穿了一身深灰色西装，系一条十分漂亮时髦的领带，里面穿一件米色的丝绸衬衣，简直与蒙特卡洛的巴黎饭店里的西方阔佬一模一样。

“您说对了，伊蕾娜。”他叹息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她的微笑显得十分庄重。他的出现和他的举止都使她感到十分舒适。

“那些大夫们命令我卧床休息。但我收买了监护，跑到这儿来了。”

“我可收买不了。”她笑着说道，“我们吃点儿什么？”

“先来个鲜鱼汤怎么样？再来一个糖煮草莓、酸樱桃和李子，然后要俄国有名的冰激凌。喝点儿什么呢？当然要喝美味的高加索葡萄酒。怎么样？您同意吗？”

“完全同意。”

这个晚上过得十分愉快。布勃洛夫做得恰到好处。他讲到父母的家，在战争中受过重伤的父亲，有着好丈夫的两个姐姐，还有三年前死于心脏病的母亲。他还谈到了自己，自己在新大坝工程的工作以及如何让河流改道，使卡萨克斯坦

贫瘠荒芜的土地变成高产良田的宏伟计划。

伊蕾娜出神地听着布勃洛夫娓娓动听的叙述。现在，在她眼里，布勃洛夫不只是个迷人的男子，而且是个聪明过人的成功的工程师。他讲起自己和他的计划时那不无骄傲的神情是可以让人理解的。她对他的聪明干练十分惊叹。

“那么您呢？”波利斯讲完后问她，“您是怎么生活的，伊蕾娜？”

“一个人生活。”

“我不明白为什么？作为医生，您当然可以……”

“我不再行医了。”

“那您干什么工作？”

“搞研究。”

“给医药康采恩吗？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您干的是那种给兔子、豚鼠或者老鼠打试验针，然后观察它们在注射后的反应的工作。我可干不了这个。伊蕾娜，您怎么能忍心用这双漂亮的手把一个蓝眼睛的小白鼠……”

“我不用动物做试验。”她厉声地打断了他的话，好象无论如何不想让他得出一个对她不利的印象似的。“我有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。”

“是吗？”布勃洛夫用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愉快地望着她。“让我猜猜，伊蕾娜。是不是研究癌症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精神病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是多发性硬化症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“噢，天啊！那您是遗传学家？”

“也不对。”

“那还能有什么呢？”布勃洛夫用拐杖敲了敲腿上的厚绷带。“微生物……细菌……病毒……是不是搞细菌研究？”

“差不多了。”

伊蕾娜摆了摆手，端起酒杯。“波利斯，我的职业对您这么重要吗？让我们为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干一杯吧！”

“干杯！我还想更多地了解您。越多越好，全面地了解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慢慢地呷了一口酒，从杯沿上方眯着眼睛看着布勃洛夫。他真可爱，她想，我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笨拙和拘束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重复了一遍。“您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照镜子的？”

“一小时之前。”

“没感觉到什么吗？”

“没什么令人兴奋的。我是一个女人。”

“如果这还不够震撼世界的话，那我就是误解了阿基米德老兄了。”布勃洛夫附身问道，“您有什么苦衷？”

她象被击了一下，紧咬双唇。

“没有。怎么，我看起来象是这样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第一个星期由于时差感觉不适，第二个星期我游遍

了整个索契。现在是第三个星期了，我想好好地消遣消遣。可这时有个人从毛驴上摔了下来，这就是全部。”

“什么事情使您这么抑郁？”

“什么也没有。”

“撒谎您可不是天才，伊蕾娜。只要看一看您的眼睛，就能知道，您说的并不全是实话。”

“那我马上就戴上一副墨镜。”

“您想在它后面隐藏什么呢？我是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。我无权这样问您，尽管我问了。我觉得，我好象并不是刚刚认识您才七个小时，您好象早就在我的生活之中了。伊蕾娜，您是不是失望了？”

“我们不谈这些了。”她说，“不想到公园去散散步吗？”

“用这个踝骨？”

“我搀着您。”

“那就试试吧。”

他们离开了豪华的玛格诺丽娅饭店餐厅。布勃洛夫一手扶着伊蕾娜的肩膀，另一只手拄着拐杖。他们来到被彩色路灯照得很亮的公园里，坐在一条位于红花灌木丛中的长椅上。

“明天我们去游船，”布勃洛夫说，“我要租一只摩托艇。伊蕾娜，我要在这七天里让您更多地认识认识我们的国家。”

在回萨里亚疗养院时，布勃洛夫叫了一辆出租汽车。他又吻了吻伊蕾娜的手，在汽车开动时冲她招了招手。她目送着汽车，直到汽车消失在林荫道中，然后在充满花香的寂静